

千里之外的“冰雪奇缘”

□陈于晓

生在江南,长在水乡,对于雪,虽然谈不上“陌生”,但那种“大如席”的雪花,却是很难得见的。几乎每年在入冬的日子里,心里都会隐隐地盼着下雪。时不时地会做个梦,梦见那雪花,正“随风潜入夜”,第二天早上起来,大地已经银装素裹了。虽说通常每年也总能够飘上一两场雪,但江南的雪,落得少、融得快,常常你还没来得及去赏雪,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。记忆中只有不多的年景,会有厚厚的积雪,能够打雪仗、堆雪人,让孩子们玩个够。

刚搬入城里居住的时候,我家楼上住着一位老家在哈尔滨的王大爷。记得那一年春天下雪,也有一些纷纷扬扬的样子,下了整整两天,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雪停后,我们一大早就在附近的公园里堆雪人。但我们这儿的雪,水分太足,刚堆好的雪人,就水淋淋的,太阳出来,一边堆就一边在化了。王大爷乐呵呵地在一旁看着,感叹道:我老家哈尔滨的雪,那才叫大雪呢,堆个雪人硬邦邦的,哪有这么容易化的?哈尔滨的雪花不一样,是干的、很轻,哪像江南的雪花,一捏一大把的水。王大爷还跟我们讲了许多在哈尔滨赏冰玩雪的往事,这让我特别向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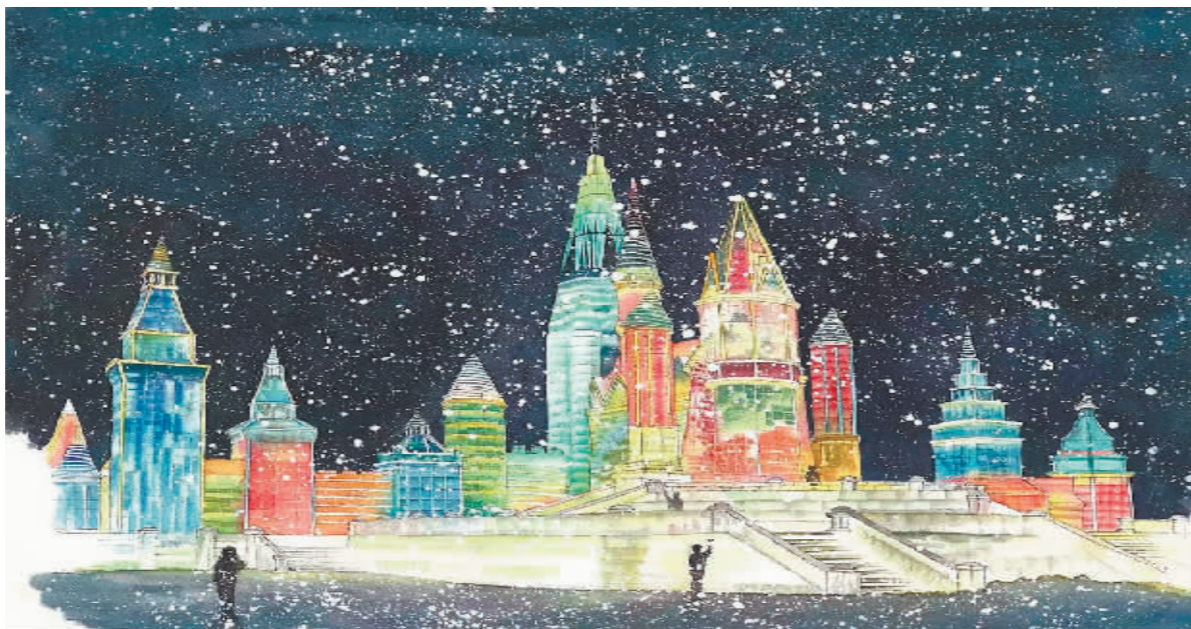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,只有哈尔滨的冬天,才是真正的冬天吧。可能从那时起,我就开始关注哈尔滨的冬天了。那冰天雪地的哈尔滨,在我心里简直成了冰雪的“秘境”。奇怪的是,每次读到或者想到“冰天雪地”四个字,给我的感觉竟是暖融融的。或许,是因为那晶莹的冰块中,溢着清澈的阳光,那铺天盖地的大雪,又很容易让人想到棉花的暖

我喜欢哈尔滨的冬天,特别是对雪情有独钟,如果哈尔滨不下几场大雪,总觉得这个冬天好像少了点什么,感到有些遗憾。在我和一些人的眼里,雪似乎是北方的宠儿,如果连续下在南方,便觉得它们是去那里玩疯了,连回家都忘记了。

当然,雪还是恋家的,每年入冬以后,总会有一场大雪如约而至。有时它是急匆匆地奔向人间,有时却姗姗来迟,仿佛是要吊足人们的胃口一样;有时悄悄地随风潜入夜,清晨起来你会感到一股清新而冰凉的空气扑面而来,一个银装素裹、粉装玉砌的世界刹那间映入眼帘,让你感到心情无比舒畅。

冬天的圆舞曲奏响了,雪是冬天的舞者。你看那纷纷扬扬的雪花时而盘旋,时而飞翔,如少女婆娑起舞,婀娜多姿,轻盈柔美。当一阵风吹来的时候,它们立刻变成了一个矫健的男舞者,是那般的刚劲勇猛,豪迈奔放,让你不得不感叹自然造化之如此钟灵毓秀。

我非常留恋童年时的雪天,那时的雪总是下得很大,几乎隔几天就下场,有时甚至下一整天。早上人们起来时,大杂院里积满了厚厚的白雪,有时把门都堵上了,只能在里面用力推出一道门缝,再用铁锹一点一点拨开雪,清出一条路来。这时,不用招呼,家家户户都出来扫雪,人们用筐、盆、桶把雪运到大街上,那热火朝天的场面就像过大年似的。孩子们更是非常开心,他们先是帮着



和。这样想着,我仿佛听见哈尔滨母亲河松花江的流淌之声了。是的,是流淌。在我看来,哪怕是冰雪下的松花江,水依然是在流淌的,尽管这水声,可能潜藏在冰层下,可能被封在大雪下。

每次提到哈尔滨,《太阳岛上》那熟悉的歌声,仿佛就萦绕在我的心头了。记得就是从这一首歌中走进哈尔滨的。太阳岛上,清风明朗,心情也明朗;阳光明媚,风景也明媚。露营的帐篷,将天地拢在怀中,星光和灯火,一些飘落在松花江上,一些则舞动在太阳岛上。歌中的那把六弦琴,到了哈尔滨的冬天,就在轻轻地拨动雪这一种六角形的小花瓣了。至于那钓竿,垂钓着的或许也是松花江的雪境。

雪是大如鹅毛的那一种,天空中像是有一双无形的手,在大把大把地抛撒着,顷刻间,大雪覆盖了松花江。都说雪落无声,但如此

大的雪,落下来,是否应该有声音呢?这是我想象中哈尔滨的雪。无端地感觉,有一戴斗笠、披着蓑衣的渔翁,在独钓松花江雪。尽管我总以为,这斗笠和蓑衣,都应是属于江南的风物,但在某一种雪的境界中,借给松花江用一下,又有何妨呢?此时,你以一名渔翁的身份,或者以一名游客的身份,都是可以和大雪进行一场盛大对话的。在苍茫的天地之间,相信你总可以悟得一些什么。

在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时节,太阳岛是空旷的,雪落在广袤之中。在雪停之后,冰雪中的太阳岛则是空灵的。也许不像江南的雪,一截黑一截白的,江南雪对于大地,总是欲盖弥彰。哈尔滨的雪,可以把大地裹个严严实实。披一身清丽的阳光,嘎吱嘎吱在太阳岛的雪地上走动,当雪把路淹没的时候,脚步落在哪儿,哪儿就是路

了。一切都是如此安静,安静得几乎可以听见擦肩而过的那个人的心跳。

这样行走在太阳岛的情景,只是来自于我的想象。我没有亲临过冰天雪地的哈尔滨,我印象中冰天雪地的哈尔滨,其实更多来自于网络中的“影像”,以及微信朋友圈。倘若你要问我,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就有了一个“冰雪”情结。每年入冬,我总喜欢在网上神游哈尔滨的“冰雪”与“冰雪节”,这让我身在千里之外,也能过一把在哈尔滨“赏冰乐雪”的瘾。以至于现在从报上看到“我与哈尔滨的冰雪故事”征文启事时,也忍不住地想写上一篇。

一边查阅“影像”,一边想象着哈尔滨的冰雪,一种“幸福感”油然而生。当看到“堆雪人、打雪仗”的场景,仿佛童年的我,所堆的那

我爱哈尔滨的雪

□陶广斌

大人运雪,不知谁调皮把手里的雪球扔向另一个孩子的头上,于是,一场激烈的雪仗开打了。只见漫天雪球飞舞,雪花四溅,你打我,我打你,时而冲锋,时而迂回,时而猛攻,时而偷袭,场面甚是激烈。不知是谁不小心把雪球砸在了运雪的叔叔脸上,把他打得两眼冒银光,便立刻吼了一句:“哪个兔崽子打的?真是胆大了!”吓得孩子们顿做鸟兽散了。

当孩子捉打雪仗、堆雪人的记忆渐行渐远时,我慢慢有了拍摄雪景的爱好。我用积攒了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柯达6型单反相机,工作之余便带着它(有时也用手机)徜徉在市井小巷、江畔公园,去捕捉冬天美好的瞬间。

由于我的工作单位就在哈市百年老街中央大街附近,离美丽的松花江畔和别具特色的兆麟公园都不远,所以,每当天色苍茫,瑞雪飘飘或雪霁初晴,红日高照时我都要去这些地方拍摄许多雪景照片和视频,然后配上文字和音乐制作成专题系列短片,发到微信或网上,大家看了都赞不绝口。

我制作的短片总题目是“哈尔滨的冬天”,分为“树挂”“雪趣”

“冰灯”“欧陆风情”等系列,然后再细分下去。譬如,欧陆风情又分“欧式教堂”“雪后老街”“犹太与阿拉伯建筑”等,以此类推。这些题目也不断有新的内容加进去。

我在“雪后老街”的短片中写道:“建于1898年的中央大街,雪后变得更加妩媚动人……那些雪中为你画画和演奏的雕塑尽显了这条老街深厚的文化底蕴……在白雪的映衬下,无论是17世纪巴洛克式的建筑,还是18世纪折衷主义的建筑都焕发了青春,它们和现代建筑一起构成了一幅优美的图画。”

我还记得,有一年雪下得特别大,当老天稍微歇息下来喘口气的工夫,我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兆麟公园拍照。进了公园,只见满园都是皑皑白雪,苍翠的松柏上也托着厚厚的雪,远远望去像一个个白色的宝塔。在已经抽干水的人工湖里,一群穿着五颜六色羽绒服的小学生在堆雪人,雪人堆得惟妙惟肖,他们摆出各种天真可爱的姿势,围着雪人拍照;旁边还有几个孩子在滚雪球,雪球已与孩子一般高了,有一个孩子正在试图骑上去;木马游乐场旁边的空地上十几个男女青年正在打雪仗,他们互相追逐着,如果打中了,便发出一阵爽

朗的笑声,真是不亦乐乎;小树林里有几个少女正摆着优美的姿势拍照……看到这一个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天真烂漫的场面,我激动不已,赶紧用相机把这些宝贵的画面收入镜头。

我把这些珍贵的照片编辑在“雪趣”短片里,并配上了这样的文字:“哈尔滨的冬天大雪一场接一场,灰蒙蒙的天际,白皑皑的雪,纷纷扬扬的雪花,湿润清新的空气,到处都弥漫着诱人的北国气息。堆雪人、滚雪球、打雪仗、拍雪景,年轻人在尽情地分享冬天的雪趣。”

还有一次,也是一个少有的大雪天,鹅毛大雪漫天飞舞,北风吹打着窗户呜呜叫。我吃过午饭便要出去,同事们都惊讶地看着我,这天还出去?你不是痴了吧?我仍然不顾一切地出来了,踏着半尺多深的积雪来到了松花江畔。阴暗低垂的天幕下,朦胧可见松花江像一条白色巨龙横卧在那里,任风吹雪打岿然不动,宽阔的江面一望无际,风雪弥漫,让我切切实实地领略了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的壮美风光。回来后我把视频配上音乐,制作成短片,许多人看后都说,还蛮有沧桑感的。

个雪人,也在这其中;而在那滑冰和滑雪的身影中,仿佛也有一个“我”在不停地穿梭着;冰爬犁、雪地转转、冰上自行车等所带来的激情隔着屏幕都能四溢。这些项目,都是沸腾在冰雪之中的动词,被这些动词点燃之后,冰雪就是一团团热情洋溢的火焰了。

但冰雪又是宁静的。我喜欢“蓝天下雪”这样的宁静画面。那蓝,蓝得纯粹,不染一丝杂质;那白,白得清纯,有着剔透的韵味。这蓝这白,有时候,会让我想到一匹巨大的蓝印花布。只是在蓝印花布之上,往往会积淀着沧桑的时光,而积淀在“蓝天下雪”之间的,只是一道一道鲜嫩的“吉祥”。冰雪是凝固着的,只有蓝仿佛在流淌着,在浸润着。有时,蓝,也会使哈尔滨的岁月更深远一些。

当然更迷人的还是夜幕下流光溢彩的冰雪哈尔滨。那影和那光,旋转着、交织着、铺叠着,在无声地说话。一些光,清晰着冰雕的轮廓;一些光,模糊了夜游人的身影。光与影的世界,看上去像是虚幻的,宛如一个玲珑或者浩大的梦境,而一旦被你触及,却又是真真切切的。这光与影,其实是冰雪所奏响的一曲又一曲的天籁。她说,在哈尔滨冰雪的流光溢彩中徜徉,像是掉入了一场又一场缤纷的梦,当你从“梦”中脱身时,还带着澄澈的回响。

哈尔滨的冬天,冰雕雪塑是一篇栩栩如生的童话。在字里行间,隐着水晶宫殿、玉树银花。你抬头,飞雪轻舞;你俯身,冰清玉洁。来年,我会成为走动在童话里的人吗?

生活在上海,我很少看到雪,每每听到《雪花》这首经典老歌,我就会沉浸在回忆的诗情画意中。

39年前的一个冬天,我赴哈尔滨出差,顺便旅游,特地在滑雪场徜徉,顷刻间就诗化了整个场地。我踏着步体验唐诗里咏雪的意境,银装素裹的哈尔滨滑雪场让我感到有一种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的古典优雅之气。在白雪依稀覆盖的不远处,我突然看见一位身着红色滑雪服的文静女孩蹲在雪地上,凝视着她掌上的雪团一点一点融化,多么美丽的一幅画啊!我顿时怦然心动……下意识地向她打了声招呼,女孩从沉思中抬起头向我感叹了一句:“雪白白的,多好啊!”听了她这句天真烂漫的话,我笑着说:“世界上凡是美丽的东西,就好比这雪一样,都是白白的。”女孩听后,向我莞尔一笑,扬了扬手离开了,女孩那灿烂的笑容,还有那对小酒窝,如同雪花一样融进了我青春的心湖。

雪恋

□杨建明

没想到第二天,在上海游客联谊会上,我又偶遇了那位爱雪花的女孩。我主动和她打招呼,她也彬彬有礼地走近了我。她是某幼儿园的一位音乐老师,非常多愁善感,还有点古代仕女的情愫。凭着心灵与心灵的默契,在分别之际,我们都留下彼此联系的电话号码。就是这个电话号码,我们迎来了爱情的第一次“日出”。

又过了5年,记得那年的冬天好像又下了一场雪,我和放了寒假的女孩相约去哈尔滨赏雪。这儿的雪景激荡着两颗年轻的心。看着纷纷扬扬的雪花,我们的灵魂在雪花中羽化双飞,面对着圣洁的雪花,比肩的我们幸福得几乎快喘不过气来,仿佛寻找到了纯洁的爱情梦境。

雪花飘舞,心花怒放,这个爱雪的女孩融化在我青春的梦湖里,这个爱雪的女孩后来成为了我的妻子。前年岁末,上海下了一场雪,又勾起了我们的初恋情怀,于是我们牵着手,在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小区道路上来回奔跑,围系在我们脖子上的红围巾,不时地舞动着、飘逸着……

哈尔滨的冰雪啊,是来自冰天雪地的祝福,一片片地飘落,灌溉着我们的心田,让我们纯真的双眸充满了渴望和向往。

